

伍松乔◎著

北川重生羊皮书

羌之红



从天上唱下来
唱到山上
从山上唱下来
唱到地上

唱天就像天
唱山就像山
唱地就像地

说到哪样
就像哪样
唱到哪样
就像哪样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伍松乔◎著

羌之红

北川重生羊皮书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 / 伍松乔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1.4 (2011.5重印)

ISBN 978-7-220-08316-7

I. ①羌… II. ①伍…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719号

羌之红

QIANG ZHI HONG
北川重生羊皮书



伍松乔 著

图片提供
图片统筹

图片作者

责任编辑

封面设计

技术设计

责任校对

责任印制

出版发行

网 址

发行部业务电话

防盗版举报电话

照 排

印 刷

成品尺寸

印 张

插 页

字 数

版 次

印 次

书 号

定 价

北川新县城工程建设指挥部

马海艳

廖世龙 伍松乔 伍 奕 方慧敏

严晓亚 杨卫华 袁雨浓等

汪 瀚

戴雨虹

杨 潮

徐 英

李 进 王 俊

四川出版集团 (成都槐树街2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http://www.scpph.com>

<http://www.booksss.com.cn>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028)86259459 86259455

(028)86259424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四川嘉创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170mm × 240mm

28.75

6

385千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2次

ISBN 978-7-220-08316-7

68.00元(精装)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8)86259624

羌之红

北川重生羊皮书

内容提要

2008年5月12日特大地震中，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以其惨烈灾难引起了举世关注。弹指三年，遍体鳞伤的北川是如何站起来、走过来的？这片土地上又发生了怎样的沧桑之变？

作为北川重生史诗零距离、全方位的记录、见证与解读，《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为读者奉献出后“5·12”至今关于新北川的第一部全景报告文学力作。

本书系统梳理了北川三年重生的轨迹，再现了在新北川三千平方公里土地上激动人心的新故事，凸显了世界瞩目的北川新县城从选址、规划、建设直至“开城”的全过程，展示了社会各界欲知而未知的北川新奇迹。

作者系四川资深媒体人、巴蜀文化学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时近两年，屡进北川，遍访现场，潜心写作。真实的客观体察、深刻的宏观把握与个性化文学表达，使全书在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同时，兼备了充分的历史感与可读性。



本书作者在山坡上眺望建设中的北川新县城

作者简介

伍松乔，四川日报高级编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员、四川省社科院巴蜀文化研究员。

系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省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省文化传播促进会副会长。

1970年开始文学创作，1980年从业媒体文化，长期担任四川日报副刊主编。

著有《随遇而乐》、《记者行吟》、《媒体上的文化庄稼》、《成都》、《四川三十年》等散文、评论、报告文学专著十余部，编著《离离原上草》、《应变与超越》、《中国艺术节》、《大爱长歌》等二十余部。

个人获中国报纸副刊特殊贡献者称号。

作品获中国新闻奖、文化部文化新闻奖、冰心散文奖、四川省巴蜀文艺奖、四川省文学奖、四川省社会科学成果奖、成都金芙蓉文学奖等。

写在前面



羌
之
红
·
北
川
重
生
羊
皮
书

对于这部书的书名《羌之红·北川重生羊皮书》，曾经有过若干斟酌，最初是《北川双城记》，继而用《新北川 非常之城》。以本书的定位“全景描述死而后生的北川”而言，两者的外延似乎窄了些，北川的再生，县城当然是焦点与龙头，却还有更为广阔的时空与基础，因此，由一城拓展至一域；新北川的横空出世，用“非常”来形容固然表示不一般，但着眼于上下几千年，创世纪的“重生”，无疑更是一个民族与地域变迁历史上更加伟大的涅槃；而要用一种既具象又抽象的仪式性器物兼概念来承载以上内容，则非“羌红”、“羊皮书”莫属。

刷新北川，千秋史诗；何以言志，唯有羌红。于是，水到渠成地有了现在这个书名。

都说“四川依然美丽”，其实，美丽之最，就集中在“5·12”特大地震发生的龙门山一带。我在自己的另一部作品《成都》里，用一章的





羌之红
北川重生羊皮书
BEICHUAN CHONGSHENG YANGPISHU

篇幅阐述过：所谓“天府之国”，其实一向是“两多”并存：从来多姿多彩，也曾多灾多难。

羌族的历史同样如此，甚至更为悲壮。

著名民族史学家、历史地理学者任乃强先生1984年的《羌族源流探索》提出了一个如今已被广泛认同的重要观点：作为“西方牧羊人”的羌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在3000多年前的甲骨文中，“羌”作为族名，早就代表了一个较稳定的人群。在中华大地上，东北、西北、西南等众多地区，由古至今的诸多民族，都与古羌族有着深厚的渊源。按照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羌族是中华民族“最大的输血者”。在其长期的演变过程中，羌族既起起落落，又生生不息，今天拥有30万人口的四川现代羌族，是保留古羌族传统文化最多的一支。

根据羌族史诗《羌戈大战》的记述，羌人是在南迁过程中逐步定居于岷江、涪江上游的，首领阿巴白构有“九个儿子”（九支部落），分居各地。颇有意思的是，史诗描述了“大儿子定居格溜（今茂县）”、“九儿子（幺子）定居巨达（今北川县）”，而今天的茂县全县11万人口中有近10万人是羌族，而北川则是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地震前有9万多羌族人。羌族30万人，主要就生活在茂县和北川这两处最大的聚居地。

北川羌族处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与川西北平原的交会处，与藏族中的“康巴”相似，在自身变迁与对外融合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魅力。

“创世纪”的新北川，已经不仅仅属于北川。

在我心目中，北川应该竖立一座“万众手印墙”，用来铭刻千千万万托起新北川的黄金般的手。

“5·12”地震后，北川人既是自己爬出来的，更是全国人民刨出来、抬出来、扶起来的。

有多少人参与了北川中学的紧急搜救？“5·12”特大地震刚刚一



写在前面

周，5月20日《四川日报》上的报道，就已经用“说不清”来表达了。总理为之让道的小馨懿，从废墟下到担架上，再到病床里，又有多少双手在接力？逃生、救生、重生之路，哪一条路不是千人托、万人举，手拉手、手牵手、手握手、手挽手！

太阳重新升起，阳光如此温暖。

饱经劫难的北川人，渴望阳光灿烂——太阳升起，福光普照众生，那是一种何等的幸福与辉煌。

弹指三年，新北川奇迹般地崛起。

一座新城，一域新县，从生根发芽到吐枝绽叶，离不开颗颗爱心与滴滴汗水的耕耘、浇灌。国家行动、山东力量、中规院智慧，四川精神、绵阳方舟、北川意志，全国共产党员、人民子弟兵、志愿者的拳拳之心，华西集团、同济大学、海外华侨与港澳台同胞的赤子情怀……

中国式合力，众手托起新北川。

翻开这部四川当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后‘5·12’”教科书，读到北川，它是标题，是头条，是数不尽的惊叹号。

几千年的古老羌族历尽沧桑，它的北川后裔，在21世纪的第一个年代、公元2008—2010年，经历了一次大劫难，铸造了一次大辉煌，既可泣，又可歌，更可圈可点。

无数次在北川三千平方公里间奔走，总有一首老歌在脑海里盘旋：“你知道多少痛苦隐藏多少秘密……”北川的千年故事，记录与流传得太少太少，这一次，不应该再有缺失。

两年间的采写，对北川信息的积累与认知，是一个滚雪球的过程，这雪球迅速膨胀，几乎“失控”。我常常惊讶于北川人、山东人，以及在这块土地上为新北川劳心劳力的天南海北的中国人，他们受了如此之多的苦，做了如此之多的事，又做得如此之好、如此之快，对此，只能用“奇迹”一词来描述了。

好多年之后，或许会有释比用史诗来吟唱，那该会是何等的一咏三叹、波澜起伏、壮阔绵长！而说到本书，作者只是充当了“同期声”般的一个见证者、记录者的角色，甚至，只能说是一个速写员，以此表达自己的感动与景仰。

记录北川重建，有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本书各章分述的《国家行动：“再造一个新北川”》、《拔河：光明与黑暗的角力》（北川干部群）、《复苏，当春乃发生》（北川民众）、《山之东、川之北，“山”“川”交融》（山东援建）、《北川范本：一座传世之城》（新县城描述与解读）、《“玛德惹不舍”，掀起盖头来》（新北川文化旅游）、《2011，新北川元年》（发展新起点），如果缺少任何一方面，便不足以表达它的复杂体系与庞大“体量”。如果没有各个方面来龙去脉及其重点的叙说，也是不完整的见证——这样的结构，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它的生动性，显得有些繁杂，但我以为，这正是新北川崛起基本力量的所在，是它的“气”与“势”。相比而言，表现与推敲则是另一层面“韵”与“味”的讲究。

本书希望能提供一个新北川重生轨迹的缩影，然而，如海滔滔，只能取一瓢饮，细分的章节，也只能是窥豹一斑。写作中总希望能纳入最新的情形，但北川的变化实在太快，键盘里刚刚敲出的将来时，倏忽间就已经是现在时，事迹与材料多到难以驾驭，而且还在每时每刻喷涌而出，只能是尽力跟踪而已。

对于“5·12”灾难的记录，各类报道与作品业已相当充分，本书只在《引子》中有所提及并与历史上的相关情形进行比较与解读。这一章借用北川孩子的特殊眼光，相对完整地対全书内容作了基本的铺垫，便于读者在阅读后面各章时，心中能有一个全局的印象。

本书的采写，得到了北川新县城工程建设指挥部、中规院北川指挥部、山东省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华西集团北川建设指挥部的热忱



写在前面

支持，北川县、绵阳市和四川省众多部门与个人的大力协助。尤其是中规院院长李晓江，中共绵阳市市委常委、北川县委书记陈兴春，绵阳市人大副主任、北川新县城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长王绵生，绵阳市副市长、北川县长经大忠，华西集团指挥部副指挥长杨晓宏等，在他们极为繁重的工作间隙，拨冗赐教，让作者受益匪浅。

本书有幸入选中国作家协会年度重点扶持作品，四川省作协创研室袁基亮、孙建军等也给予了热情帮助。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研究生、北川志愿者孟美辰，为全书资料整理、稿件校正贡献良多，同时参与了第七章的写作，独立承担了《北川大事记（2008.5.12—2011.2.1）》的搜集与编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全媒体中心伍奕全程协助采访及写作，成都实验小学集团方慧敏也部分参与。

我尤其要提到几位为本书写作作出了极大奉献的羌族朋友，没有他们的心血与辛劳，如此庞大的北川重生过程，笔者是很难有效把握的。而他们本身，也是新北川乐章中生动的音符。

北川新县城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指挥长，北川县委常委、宣传部长韩贵鈞，在四川传媒界中素有“性情部长”的口碑，地震前笔者即有幸与他结识。“5·12”时，从电视上看到疲惫万分的他仍在废墟上奔走、呼喊，又感受到这位羌族汉子的刚强血性。本书的宏观大旨，好些是从他那里“批发”来的。我很想有机会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长话长说一番，但每次碰头，直截了当谈完工作，他都会被工作旋风又刮走了。唯一一次私人谈话是今年元旦后去北川，听人讲他摇号分到的新房子是靠路边的底楼，位置欠佳，一见面，忙表慰问，不料他只有一句回话：“挺好的呀！”那表情，还真是高高兴兴的。

北川新县城指挥部综合组的文秘小组长马海艳，最初以为她姓马是回族，后来才发现是羌族，她的QQ签名叫“回马枪”，几层意思一网打尽。再后来又知道，“5·12”时她是自己从老县城县委办公楼废墟里

爬出来的。马海艳办事，干净利落，请她帮忙，得到的回答总是“莫得（没有）问题”，结果也是如此。本书采访统筹、图片提供等工作大多是她亲历亲为。另一位离开大学校园回乡就业不久的张加萍，言语不多，脸上却常带微笑，整理采访录音，几千上万字的东西，噼里啪啦一下子就弄出来了。新年之际，小张姑娘考上了公务员，就要到唐家山堰塞湖边的一个乡去工作了，我为她年纪轻轻就凭自己的努力开始把握住人生感到由衷高兴。

在本书写作提纲的形成及采访过程中，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省灾后重建专家团旅游文化组组长、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四川大学新闻传播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欧阳宏生，《成都日报》评论部主任、作家章夫，成都学者、作家平文艺、咎宝毅、黄剑华、李扬舟，绵阳市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姚辉、宣传科科长吴军，媒体及文化界学者、记者、作家何玉文、李晓东、皇甫玉蓉、蒋志、李德书、张登军，北川县有关部门与专家代表赵军、林川、杨辉、赵兴武、杨华武、母广元、何居伦、邓远海、邹长青、傅广文、周福勇、何锦、冯雄、余春林、陈昌平、刘全、黄宪礼、杜才云、于春、廖贵军、涂峰、祝小华、徐正斌、尧一三、张明良等等，皆提供了真知灼见与相关情况。任晓飞、张明良、张道俊等为书稿校正贡献了认真而专业的意见。四川大学中文系首届新闻班入校三十年的海南同学会上，也对书稿给予了热忱的评说。

需要感谢的单位与人员实在太多，无法一一提及。

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次让人终生难忘的采访与写作，一种强大的北川情结贯穿始终。在跨越两年的采写中，收获的不仅仅是一部书稿，以北川为纽带的新朋老友，他们是最珍惜的。这种情结，一直蔓延到出版环节，作者曾经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过其他一些图书，这一次，从社长解伟，首席编辑、本书责任编辑汪瀾那里，我充分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专注目光与特殊的激情。

我万分珍惜自己与北川的缘分。早在地震之前，我就与北川、北川



写在前面

的朋友有过交往并留下了美好的记忆。“5·12”以后，小心翼翼地走进北川，一次又一次，前世今生，时空交叠，新旧撞击，真有一种梦幻般的感觉。

有很多场面和细节让我久久难忘。本书文字里提到的“十步之内，必有悲情；一桌人中，必有伤痕”是自己的切实感受。遇见过不止一个北川男儿女子，说说笑笑看起来很开朗，拿出手机，放一段音乐，是童声在唱，以为是对方下载的手机铃声，不料——是她或他已经遇难的“娃娃的声音”……

重生北川给我的印象，有一种场景最为深刻，那就是划破夜空的焰火，无论何时，无论城乡，几乎每一次去都要看到。人说那是新房封顶、落成，或者婚嫁、生日等等喜事，我却总感觉它仿佛不绝的千古羌笛，是北川人在向若无若有、虽远犹近的已故亲人通报人间的吉祥，在向老天倾诉一种积蓄已久的梦想与飞翔。

让我深感荣幸的是，2010、2011年交替之际，自己有机会与上百北川干部面对面地进行交流，坦承个人对北川软实力、高端文化旅游产业的研究心得。没想到的是，其中一些建议，第二天就被采纳吸收，还正式放进了关于北川“十二五”规划的相关文字之中。我原以为，或许只是说说而已，此种风范与速度，让人既惊讶更欣慰。

我渴望能再写出关于北川的其他作品，尤其是较为随意、个人化的那种北川笔记，很多很多让人刻骨铭心的人物、故事、情节、话语，限于体例、结构与篇幅，这一次只好忍痛割爱了。

作者

公元2011年5月12日前夕，农历辛卯年盛春



羌之红

北川重生羊皮书

BEICHUAN CHONGSHENG YANGPISHU



羌之红

北川重生羊皮书



从天上唱下来

唱到山上

从山上唱下来

唱到地上

唱天就像天

唱山就像山

唱地就像地

说到哪样

就像哪样

唱到哪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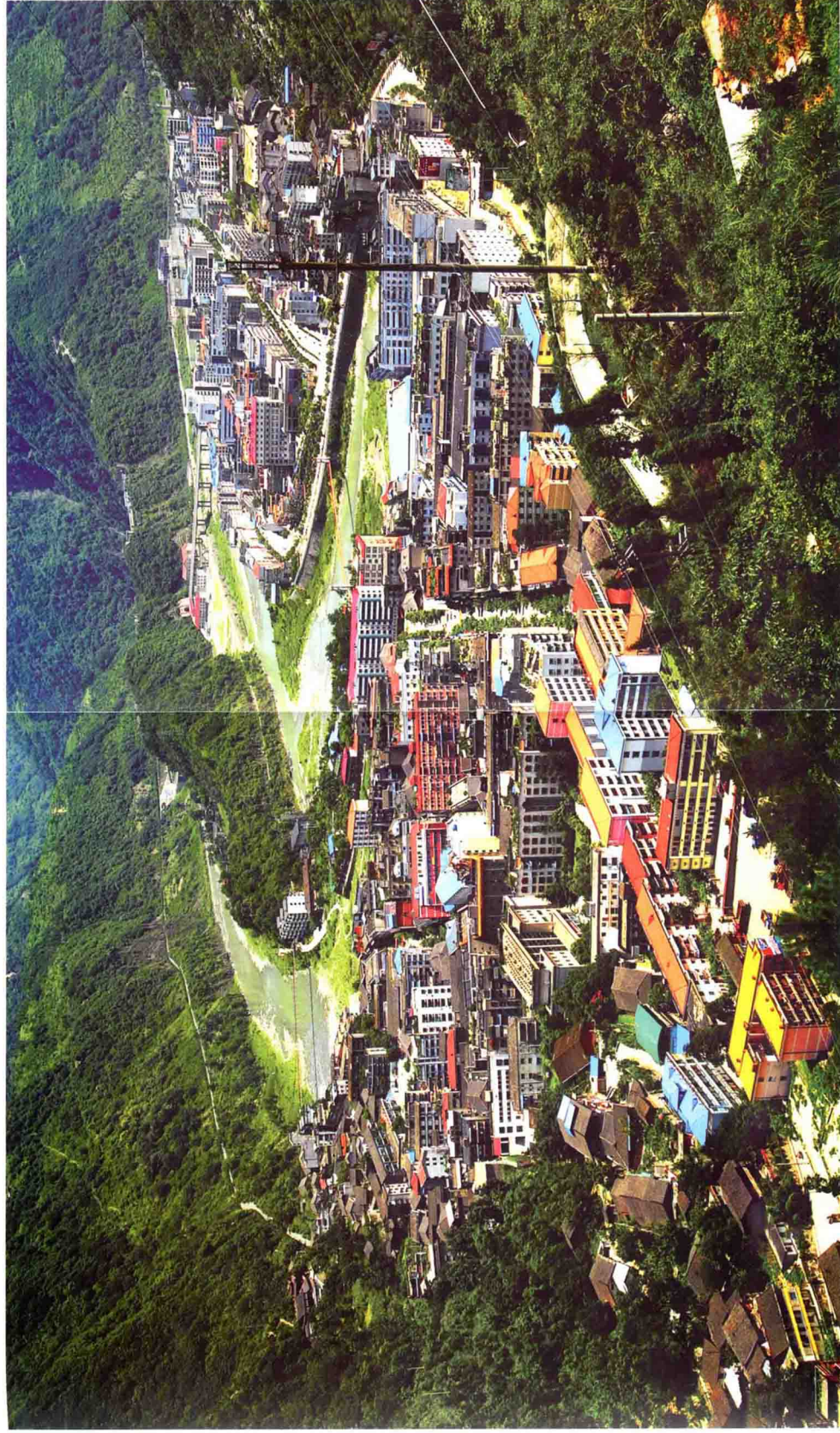
就像哪样

——羌族史诗《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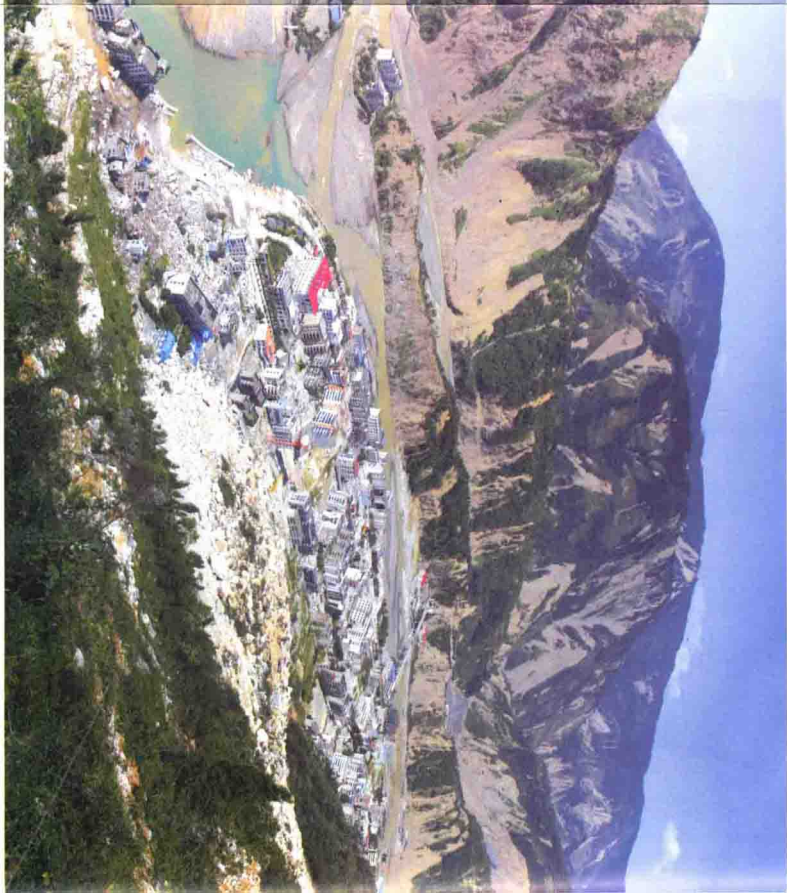
2008年“5·12”特大地震前的北川羌族自治县城

自北周武帝天和元年（公元566年）建县至2011年，北川县已有1445年的历史。1952年，县城由禹里迁到曲山镇。2003年7月6日，国务院批准设立北川羌族自治县，北川由此成为全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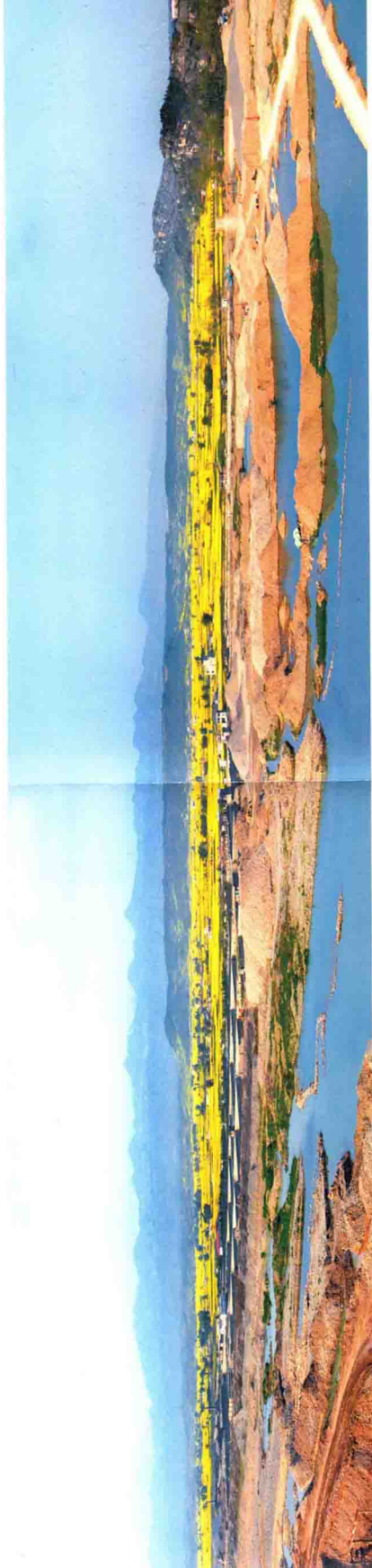
北川羌族自治县老县城废墟 (2008.05)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发生里氏8.0级特大地震，北川羌族自治县全境遭受重创，县城被夷为废墟。



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选址(2009.03)

震后5个多月，2008年11月1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北川新县城选址；11月1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选址现场听取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新县城总体规划汇报；12月20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组织的专家评审会原则通过新县城总体规划方案；12月2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北川视察时提出“一定要把北川建设好”，并为新县城驻地命名“永昌镇”。



建设中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工地(2010.05)

震后一年，2009年5月12日，北川新县城首个开工项目新北川中学奠基；6月8日，山东省援建北川新县城暨产业园区第一批项目集体开工，标志着新县城建设全面展开。



轮廓初现的北川羌族自治县新县城(2010.10)

震后两年零四个月，2010年9月，北川新县城已建成基本框架，形成基本功能，树立基本形象，“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基本完成”的目标顺利实现。2011年2月1日，新县城隆重“开城”，迎接八方游客。

